

卷浦集
甲

卷甲

~ 16
2375
2



和
2275
4-2

花浦先生遺稿卷之三目錄



文

斥和疏

抗金汗書

花浦先生遺稿卷之三目錄

花浦先生遺稿卷之三目錄

花浦先生遺稿卷之三

文

斥和疏 丙子春

司憲府掌令臣洪翼漢號天失聲仆地瀝血謹構
 一疏敢冒萬死于 主上殿下臣日接義州府尹
 李浚狀啓其中一欵卽金可汗稱帝事也答問之
 際李浚能以天無二日等語攘而却之臣看未了
 不覺激昂增氣曲踊巨踊者三百而益感我 祖
 宗朝禮義名分炳炳不滅猶使操弓武夫維持自
 守抗勳不撓者若是凜凜然而况於 聖上乎而



况於相臣乎廟堂諸臣必應從長謀對筭無遺策
不使我 君父挫屈不使我 天朝耻辱者豈復
下於一武弁哉此非迷劣小臣所可爲私憂者而
第念臣自墮地之初只聞有 大明天子耳此言
奚爲而至哉賊臣姜弘立誘引寇粹至列城奔潰
乘輿播越乞和爲好雖出於不獲已而一向摧頽
徒肉於桀鷲之強吞可勝痛哉苟於其時先梟弘
立之首首明君臣之義示其所以逆常奉賊陷沒
父母之邦者不暫容貸於覆載之間使我堂堂大
義昭揭如日星然後講其交隣之道約其兄弟之

義則戎狄雖豺狼也豈無感聳而革心歆艷我禮
義之爲美乎計不出此惟以得弘立爲幸而倚以
爲安危俯首聽命真若弱奴之事強主者于今已
十稔矣其欲左枉我 國俗臣妾我 君民者實
由是爾不良厥始雖悔曷追臣自聞稱帝之說魂
欲消而氣欲短者累日矣臣寧有魯連之死不忍
使斯言復褻污於耳孔也我 國雖僻在海隅素
以禮義聞天下天下稱之謂小中華而 列聖相
承世修東藩之職事大一心恪且勤矣今以奉虜
服事而臣之偷安僅存縱延晷刻之淹其於 祖

宗何其於天下何其於後世何且聞今胡差所帶
來者半是新附之西撻云臣雖未得其真贗而西
撻之於我 國既無交聘之禮則又奚有饋接之
道拒而不納之可也而入境有日揚揚將抵京訖
無廟堂之一言臣未知處廟堂者何人而高枕熟
睡尚未覺悟也如此噫身居廟堂恬嬉於平日不
足耶賊虜遺 君朝夕禍迫而猶且晏然不動其
視 君父之受侮不啻若吳越人之尋常然則虜
人之稱帝非虜人之所以自帝實是廟堂之所以
使之帝而後虜人不得以為帝者也夫人之心

腹受病而支體能保者幾矣國既傾覆則廟堂焉
往而獨享富貴乎惟臣死生繫國家安危雖為身
謀亦不當如是也夫忠者在中人亦性臣未知今
日之廟堂亦獨何心將置 廟社於何地將置
君父於何地實未知愛其身也甚矣今觀虜人之
意不過矜張耀武迫脅而強驅之耳渠苟欲稱天
子莅大位惟當自帝其國號令其俗誰復禁之而
不可必欲稟問我而後行帝哉其所以渝盟開釁
嚇我藉口者明矣而抑見其要我立信約將以稱
於天下曰朝鮮尊我為天子者必矣 殿下何面

目立天下乎可強可弱者在於斯其存其亡者在於斯伏願 殿下毋蹈丁卯之覆轍再誤今日之事機焉臣以爲戮其使而取其書函首奏聞于 皇明責其昔兄弟之約僭天子之號明言禮義之大不然悉陳隣國之所有道則我之說益申我之勢益張矣設或忿而加兵亦將有以怒我而怠寇也嗚呼事已急矣凡有血氣者莫不扼腕而顫膽行乎廟堂之籌畫而元戎閑坐於 山陵 聖明淵默而深居寂然無聞於一事之規爲臣固不識其所以然而然者也區區過慮只自悶鬱聊試仰

首而一鳴號焉懇乞 殿下奮發自勵益振大勇亟執虜使之在館者列于橐街顯加天下之誅如以臣言爲謬妄而不可用則請先斬臣頭以謝虜人焉爲人臣子者其可忍使 君父見辱於羯奴而生亦奚爲臣雖孱弱已甚猶當一障而乘之期殞於虜鋒決矣環東土數千里疆場寧無一人義士卽今兩西人民懲初往日之鈔略切齒腐心矢不與此賊俱生而愚婦女子猶且噤斷是誠激義賈勇因風吹火之秋也惟 殿下速下哀痛之教檄召八方之士躬御六轡面諭大義其爲 殿下

之臣子者孰不踴躍而後先爭效死綏之忠哉滅
虜之期可指日而待也臣非不知言出而禍從目
見危亡之急誠有所奮筆而狂敷花淚交頤罔知
所裁臣無任敵愾憤懣之至謹昧死以聞
答曰省疏具悉深嘉爾為國之誠所陳斬使事似
為太早徐觀所為而處之未晚也

抗金汗書

丁丑三月初五日

大明朝鮮國累臣洪翼漢斤和事意歷歷可陳而
語音不相慣曉當以文墨控白焉夫四海之內皆
可為兄弟而天下無兩父之子矣朝鮮本以禮義

相尚諫臣惟以直截為風故上年春適受言責之
任聞爾國將渝盟稱帝心以為若果渝盟則是悖
兄弟也若果稱帝則是二天子也門庭之內寧有
悖兄弟哉覆載之間寧有二天子哉况爾國之於
朝鮮新有交隣之約而先背之 大明之於朝鮮
舊有字小之恩而深結之則忘深結之大恩守先
昔之空約於理甚不近於事甚不當故首建此議
欲守禮義者是臣職耳豈有他哉但臣子分義當
盡忠孝而已上有 君親俱不得扶護而全安之
今 王世子大君皆為俘老母存沒亦不知良由

花浦先生遺稿卷之四目錄終

花浦先生遺稿卷之四

金將軍傳後叙

皇明萬曆四十七年己未春三月惟我左營將金應河及奴賊戰死之王命也於是朝之大夫士若草野游居懷鉛繫粗業文詞者俱聲詩歌頌之繪事者又貌得猶恐其蹟就泯不章余適會罹有薪憂不得暇餘事猶且聳聽暗敗再三居無何家僮跣走自賊中來始以公山額點勒送元帥營者為言弘立筆至今活仍道應河事顛末甚悉云應河初筭事禡訖志已舍玉愴然有决色乃申冠令曰今日之事君事也師



耳目在旗鼓不用命者法之衆皆領無不奮武怒急
繕者遂前逆諸深河落一鼓填然士咸有進死心顏
行頓刃莫不敢血戰應河挺身左承弣一發殪渠帥
賊倉囊而退賊大惕懼亡益其兵肉薄來殿數倍之
忽有擗風大作藥飄銳口丸無力不能距來賊棄之
無復可為時弘立等已與賊通謀稍無戰色咸袖手
傍觀應河抗聲疾呼曰弘立元帥胡不出戰始君勅
吾等云何玉音猶在耳生固可惜王命烏忍實之况
天兵敗壹大劉都督已燔於義不可獨活即班馬靠
柳木下歎立左右射中必置雙賊環而載潰者三矢且

盡遂拔劍擊之劍所擊亦不下射數大事將去劍
刃先摧何天力不如人卒使霄雲徒死於賊而虛
志佛甌之矢耶嗚呼痛哉數日賊大掩陳澗收瘞
者有認應河於積屍中血殷殘甲矢集如蝟目猶
視面如生手中劍半摧握不釋真若擊賊者賊錯
愕睨而不敢逼賊大異之齋口宣言曰倘復有柳
下將軍吾秀支必皆愁柳下將軍云者蓋以其戰
死柳下故云爾惜乎向使識應河者甄升而柄授
之得居弘立右如孔明之魏延則彼雖狼心狗行
安得不為用國恥必不至灌首深惜乎居廟堂參

花清遺稿卷之四
謀軍國者不得辭其責且應何以孤軍角深寇於
戎馬地能令出死力樂得雋亦可謂善戰如使弘
立等雖罔著股肱力因風吹火助聲勢萬一則功
可立矣身擁大眾坐耳其豐敗崇讐是誠何心將
復有甚於是者歟噫弘立之肉其之食乎恨不得
剖其心以祭忠義之魂也公之精忠義烈當與天
地相終始青海城頭赤旭恒升嗚呼公之心不死
天子深嘉之立廟鴨水上吁烈哉其忠魂毅魄想
必徃來于茲而或為睢陽厲或現玉泉聖雄風急
雨駟霹靂撼山岳者髮鬚乎公之氣像者矣吁烈

我或云應河字景義身長八尺餘頰竒真箇好男
子樣風儀嶷嶷可觀為人撲直惇厚便弓馬孝友
肥其家信義眼其鄉蟄必迪檢押於諸武弁中未
易其人身雖獲表薄材可柱國故相李公恒福體
察使朴公承宗嘗交章薦引之累轉判慶源官將
至客有繩小艾美而艷誠可薦枕者且其閭族金
紹貴顯台盍卜為妾仍求董叔之贅援公蹙然謝
曰男兒窮達天也青雲難力庸可緣婢妾致之且
僕素貧賤者猝得五馬貴今於上命不得絮家
累與俱顧念昔糟糠時良用墮蟬蟻情更何安漁

色容羞赧面頰發赤其雅深德操不可相也尋常
身上事大率類此又嘗畜一寶劍恒言吾平生事
業惟是而已人未曉其意只笑其長大好帶及是
死猶握不釋者即此劍云其弼中義氣所素蘊積
掩燈之看磨頭之祝迺今尤驗嗚呼綱常大節萬
古宇宙間棟樑亂臣賊子之大閑惟公能以隻手
辦截然不可使犯惟彼全軀賣降之徒雖暫假氣
游魂想已奄奄九泉下矣安知夫勇夫健將自此
益激厲為國家干城鎖鑰而使外寇不得窺覘竊
發公之死誠不幸而公之死亦幸耳自古忠臣義

士何代無之如公者果幾人烈烈乎堂堂乎屹然
若砥石立頽波信乎不多匹其必有太史氏大書
特書忝諸簡冊永貽不朽者如青天白日而顧余
慕節義之心顛騰扼腕有不自知止者故既序次
僮斗言如右緒以或者云

過趙重峯閣有感

丁巳夏四月某有翎衣之行既覲首還南出商山
而路浹川比至安邑縣將朝食晨踰龍嶺於路左
紅門雙峙訖而觀之則乃趙重峯父子蹟也某之
慕其人舊急下馬再拜仍念先生金浦居之錦山

死之若閭而旌之宜彼兩地奚於此鯨生之莫營
先賢事足可恥也遂移時不去徘徊俄有腰斧者
過試問之踰而答曰公獨不聞趙先生之事乎吾
嘗得梗槩先生任于宣廟中年坐孤介不得於
朝仍去治三山極有聲績先壬辰一年先生奏封
事論海寇必深及寇深卒能扶義死國事與子俱
此乃先生之一家忠孝儷美終始炳炳者也先生
於戰死年春猝喪媿德及夏將營葬一夕於中庭
仰天嗷啼久曰急治事賊已犯境否者骨且不得
入於土事已左驗果如之既而與其子完基計曰

今賊已張甚上已西國不可為也臣子苟惜一
死惡惡可禁斷誓衆爭賈勇每遇賊確必巷戰
賊畏忌之時時退縮及錦之戰賊媚集主客之勢
懸殊終一嘗寇我師雲翔無復可救完基知事之
不濟以公戎服自詭為公者冀免公卒遇害父子
同死一刀下先生有側室子三人其名則余忘之
矣母族於沃川李氏以故先生之骨歸于此至今
香火不絕旌表年月閭村不頹及余聞之益歆艷
咨嗟嗚呼腰斧者庸庸一樵叟足不出山野之間
擔柴負薪是其職也猶知大義峻節凜凜可尚能

道先生事吃吃不離口此先生之所以為鳳凰芝
草也惟彼淫辭助攻者亦獨何心哉或謂之釣名
而死其心事不啻下樵叟萬級而有甚於寇賊之
凶鋒吁慘矣人固有詬夷齊而優盜跖者豈特乖
戾性情其他日肯誕崇讐者必出於此等輩反以
賣國偷生為能事節義之不為美於乃心者此奚
足置齒牙間余夙聞先生之風恨不得其詳且憎
小人之論幸此樵斧者傳於是乎言樵斧者安邑
縣人全氏秀雲其名遂為詩曰

客子晚向閩河東亂罵啼處青山空歸時鞭影

肖上立何彼紅門烟草中雙眉看
得儂厥美曰忠曰孝趙家事當日
後凋歲寒知一命僅能酬萬死東門
長嘯竟胎禍九吟忠言曾莫可龍顏
空帶去邠愁翠輦遙臨遼水左莫言
郊墨大夫恥二十四郡無一士書生
大謬獨輪困砥柱滄波公則是早將
成敗判衆寡舍書惟知甘捨命金精
夜墮錦野月坂名無端驚落鳳父子
殉國世所罕古來纔見石頭下寒崖
何處戰骨歸土埋英雄塊一片精神
如許死猶生碧雲千秋孤月明牙門
豐碣豈公榮毅魄應慚身後名只有

橋梓宛相耦却說忠臣孝子某曾聞黑肯釣名
死誰信范波此老口毛坡老人採樵者能道先
生忠謙雅乃性養駿亦何知始覺公言在草野
幸茲香火賽俗節劍頭青松枝尚鬱沉吟欲去
更徘徊我詩貞之不肯哩

花浦先生遺稿卷之四

花浦先生遺稿附錄卷之五目錄

附錄

行狀

墓碣銘

墓表陰記

傳

辛酉正月 啓辭

癸亥五月 啓辭

丙寅六月 啓辭

丙寅七月 啓辭

三

戊辰二月 啓辭

乙酉七月回 啓

顯節祠賜額祭文

顯節祠祭物圖式

仕巖書院奉安祭文

褒義祠賜額祭文

旌閭加贈賜祭文

平壤祠宇

忠烈碑

旌閭

處士洪公墓表文

遺簡

洪公遺簡

二

洪

花浦先生遺稿附錄卷之五目錄

花浦先生遺稿附錄卷之五

附錄

行狀

公諱翼漢字伯升號花浦姓洪氏系出南陽始祖
 諱先幸金吾衛尉別將同正是生檢校將軍諱叔
 是生衛尉主簿同正諱光呂是生尚衣院直長同
 正諱淳是生大官署令諱儒是生禮賓寺丞同正
 諱之瑞是生工曹典書諱德義是生知善州事諱
 子儼是生同知中樞院事諱益生是生大護軍諱
 貴演是生左贊成諱淑是生監司諱叙疇是公曾

祖也祖諱磴縣監考諱以成成均進士妣安東金氏生負諱琳之女公以萬曆丙戌十一月二十二日壬子生及十五歲公伯父秉節校尉諱大成娶星州李氏諱宣之女無后取以子之公自幼聰明秀發迥異凡兒孝友忠信根於天性平居嘗以讀書爲業經史子集過目輒記剛果正直辭氣卓犖激昂慷慨無所撓避每覽古史有以節義死者必儀形而景仰頗有擔當底意思容貌端肅望之儼然自一家內書籍几案以至庭除卉木方列整齊一切浮華之習不喜也平生不妄交遊及出而仕

絕無要路迹見人有非義卽斬然無少假借而至其待人接物一以誠信人無不敬憚而心服之內行純備尤謹於追遠丙午正月遭秉節校尉公喪戊申三月又遭進士公喪廬居執禮前後俱至己未三月金氏大夫人以癘患卒于滎川地聞訃奔往則一家兄弟已出他所相與抱持痛哭仍欲入哭殯側諸兄弟以爲千里奔馳之餘若違疾必死涕泣挽止使不得入公曰吾以出繼故不得侍在膝下疾而不親嘗藥歿而不親襲斂吾卽天地間一罪人也豈忍顧念死生不卽入哭少伸至痛乎

仍奔人殯前哭擗無數絕而復甦者數至於淚成血而染衣襟左眼幾乎失明視物不如前喪制將畢以其聞計日從通典盡其月日之文追服其服別構告辭設奠除服而歸其顏色之感血泣之哀人到今稱之進士公臨終欲嘗白魚而終不得進故平生不忍食至於大忌哀毀亦過血淚斑衣誠孝之超倫一家人莫不感歎奉慈母以孝惟以承顏順志為之本居窮守約甘旨無闕苟其悅親之心者雖鄙事亦能之晨昏定省未嘗一日或曠也酒戶甚大最所嗜好而其在膝下未敢啣杯蓋以

大夫人惡旨故也嘗受業於月沙李相公之門相公亟稱之曰異日為偉器者未必非此人也其見重於先輩如此昏朝政亂科取不公公於辛酉中謁 聖見拔於主試者人皆為公惜之公則夷然不少介乙卯公年三十捷司馬第二 仁廟改玉之元年甲子夏擢公州庭試文科壯元例授成均館典籍移司憲府監察七月以請誥命冕服事充書狀官偕李德河吳翺航海朝 京師時禮部尚書林堯俞等立異毛帥移怒本國不許准封事機滯幾且不諧公再三呈文竭力竣事事之終始

皆公之力也翌年夏四月還朝冬至使權啓先已
構誣一行至是獻納權濤等 啓以負役留置罪
當削奪 上卽允之未幾 教曰奏請使臣等竭
力完事之誠將命越海之勞不可不酬盡還其告
身叙爲 世子侍講院司書司諫院正言兵曹佐
郎正郎旋補高靈縣丁卯聞姜弘立投降虜庭引
誘犯境遂發兵倍日并行未及都城 朝廷已議
和矣乃痛哭而還戊辰春適歸秋除高山察訪以
親病不赴尋拜兵曹正郎司諫院正言陳疏請治
弘立附賊之罪以快神人之憤朝野多之歷成均

館直講司藝兵曹正郎庚午爲養出爲扶安縣監
翌年罷歸又拜兵曹正郎以病適歸江華別舍養
閑數年丙子春拜司憲府掌令兼春秋館編修官
時金虜以僭號事來公首議斥絕抗疏極言請斬
胡差奏聞天朝辭意激烈 上優批以答崔鳴吉
力主和議請送小譯于瀋陽以探賊情實欲更通
和好也公以大義面斥鳴吉鳴吉由是深忌之是
年十二月十三日虜警猝惡 大駕定出幸之策
鳴吉言于體察使金瑩曰洪某首非和議以致賊
騎之充斥若非此人孰肯置身於賊路乎仍首擬

平壤庶尹除授促行人多吊公而公則以徇國死敵爲心略無幾微色聞者嗟異之十四日肅謝出城賊兵已迫弘濟橋矣奉母夫人寄寓于江華之磨尾山仍告行分司由喬桐走海西單騎虎穴萬死一生二十有餘日始達平壤寶山城城中自全自點之敗人心洶洶一時潰亂凡百械具無不鏽漏公至之日遂馳檄喻之曰日於寇深之初本府以空官衆無所統失其依歸哀我蒼生偏被兵禍至如府屬各項僕隸將官衙兵之類同時星離竄身迷方實非背公情勢固然予遺殘命顛沛何處

撫念至此愍惻曷極目今庶尹來莅職事則衆可謂不爲無長矣其各將父母挈妻子劃卽來赴務相完聚俾無後悔且聞帥府逃散軍兵幾盡還家云身旣犯律決難自便唯當改心易慮舍舊圖新覘賊形勢或躡後追擊夜研營壘或折賊執俘期樹將來之績永掩已往之愆我言不誣咸聽勉旃於是人心稍定士氣思奮爭相來集恃公爲安公悉心籌度夜以繼日守備之方各有條理一城之中賴以得全公西來之後寄在孤城家國存亡無憑聞思君戀親之懷一於詩發之以宣其不

平語多悲惋 朝廷用主和者計執送斥和臣三
人公首與焉平安都事田關因 諭旨令甌山縣
令邊大中械繫公于平壤豆里島送諸金汗營聽
命實崇禎丁丑二月十二日也是日公猶不食申
告乞解縛大中不聽俄有殷山縣監李舜民從外
來慰籍甚至公曰國事至此螻蟻殘命不足論也
但我雖無狀豈畏一死况有 君命逸將焉往乞
緩我縛使食登途舜民仍勉諭釋縛食訖夜將二
更渡江而西窮晨疾行五日而到義州府尹林慶
業迎公入座曰 國事至此夫復何言明公此行

真男子事也生既能扶大義死可以死竹帛雖死
有何所恨公答曰由我一疏 國事大誤奚暇論
其餘死固不足惜仍請亟往毋使 君命稽滯慶
業問公行資無不辦治以彌串僉使張超押送之
行至通遠堡有四胡人來問繫頸遠來之由具道
所以然胡人曰我是汗之家人也公今遠來想必
飢乏仍解橐出食物饋之曰公有何罪到瀋陽汗
應卽釋而還雖以蠢然之性猶知感公之節義如
此云二十五日始到瀋陽道路所經俘獲人畜繼
屬不絕見一橐駝背上置高瑞碗寶匣不勝悲慘

垂涕不已傍人莫曉其意惟慰諭而已華人爲假
獐者看公係累問其所以輒嗟惜曰公真忠臣也
若使 大明天子知之寧不聳動激勵男兒至此
死亦有光在公何恨公真忠臣也送相慰勉之汗
囚公子別館使禮部博士官來設宴朝夕所供必
盛具以進謂曰皇帝所送不可不食公曰吾只有
一死而已豈可食無禮之食乎終不受龍胡又使
譯人傳言曰汝何故人來公曰吾以斥和首唱臺
諫被執而來龍胡曰汝國朝官最多斥和者豈獨
汝一人乎公笑曰吾雖至此豈畏死而護他人者

哉龍胡再三詰之曰汝外必有他人勿諱直告公
曰上年春汝之往我 國也陳疏請斬汝首者獨
吾一人龍胡亦笑而去三月初五日汗盛其兵衛
招公以入公方食顏色自若進食如常顧謂從行
蒼頭曰汗必戮辱我我志既定今日我死矣俄而
列卒傳呼催入甚急遂繫公兩手而迫促之公步
履雍容無少動其心蒼頭恐其益怒亦從傍促之
公笑曰男子到此當從容就死何必聞其命而有
汲汲者乎及至庭前屹然特立左右羣胡皆起立
汗卽命解其縛謂曰何不跪而倨傲若是公曰此

膝豈可屈於汝乎汗曰汝何先背盟而抗疏斥和使二國成釁乎公曰爾國與我國既約爲兄弟而反欲稱帝先背之失在於汝乎在於我乎汗辭屈良久曰汝旣首議斥和則其志必欲殲滅我類而大軍之來何不迎擊反爲我所擒窮蹙若此乎公曰我之所爭者只大義而已成敗存亡不須論也若使我國臣民一如我志則爾國之亡無日矣即解衣投地曰聞爾國刑殺必嚮焉云何不速嚮我仍索筆書示曰 大明朝鮮國縲臣洪翼漢斥和事意歷歷可陳而語音不相慣曉當以文墨控白

焉夫四海之內皆可爲兄弟而天下無兩父之子矣 朝鮮本以禮義相尚諫臣惟以直截爲風故上年春適受言責之任聞爾國將渝盟稱帝心以爲若果渝盟則是悖兄弟也若果稱帝則是二天子也門庭之內寧有悖兄弟哉覆載之間寧有二天子哉况爾國之於 朝鮮新有交隣之約而先背之 大明之於 朝鮮舊有字小之恩而深結之則忘深結之大恩守先背之空約於理甚不近於事甚不當故首建此議欲守禮義者是臣職耳豈有他哉但臣子分義當盡忠孝而已上有 君

親俱不得扶護而全安之今王世子大君皆爲
停老母存歿亦不知良由一疏之浪陳以致家
國之禍敗揆諸忠孝之道掃地蕩蕩矣自究乃罪
可殺罔赦雖萬被誅戮實所甘心血一橐鼓魂去
飛天歸遊故國快哉快哉此外更無所言惟願速
死速死汗使解字漢人翻釋而聽之顧謂左右曰
難矣哉此人也仍出示公斥和疏曰吾豈不可爲
皇帝耶公曰汝乃天朝叛賊豈可爲皇帝也汗
大怒令二胡扶公兩腋而出二胡乃其國刑人者
云斥逐其蒼頭拘之別館使不得審其所處後以

鞍馬衣衾等物付譯人金汝亮並與蒼頭而還之
蓋公抗賊之書卽張超所傳亦公之蒼頭終始不
離收得公日記且自目擊而悉傳其梗概故詳聞
顛末而至於假犗葦又多服公之義爲我人道其
事大抵皆如此云爾江都之敗公之長子晬元奉
公大夫人李氏及繼室許氏自磨尼山將轉入喬
桐達夜扶携纜到浦口天未曙而虜已迫矣晬元
見許氏終始不屈鋒刃將及輒以身翼而代之如
是者再三衆鎗攢體竟至命殞其妻韓山李氏亦
自刎死其傍許氏又自投於水隨潮遠沒終不得

收其體乃正月二十五日也次子晬寅前一日已
遇害於磨尼山矣惟大夫人及幼稚末女俱以老
弱獲免矣公皆未及聞知而北行到宣川日寄書
二子眷眷於一家之存沒重以後事戒之曰汝等
勿以我為念惟侍老親與汝母終始保全無使我
絕嗣蓋於此時公始聞江都之敗而未知一家已
被賊害有此書耳噫公之所樹立既如彼卓卓一
門死者凡幾人而又如是烈烈而適會其時強近
之親落在遐鄉未即聞知 朝廷而竟使泯沒無
傳焉此尤痛哭處也朝家特用 恩典月給大夫

人廩料終其身並及其女大夫人李氏痛公之無
嗣取公之長兄翼亨子應元以為後先是以一衣
招復許氏於江都又以 昭顯世子在藩中匹帛
嗥復並藏於篋笥時復摩挲痛哭不懈惟望公之
生還不忍以是葬之年至九十而終日復待之猶
未已故在大夫人時不敢虛窆矣 孝廟特命錄
用其子孫又仍筵臣金時振陳白 命贈公通政
大夫承政院都承旨兼帶具馬崇禎丁丑後十七
年癸巳嗣子應元乃以嗥復衣冠合葬公及許氏
于平澤縣西鯨井里公之先府君墓左巽坐乾向

之原以三月初五日為諱辰焉傍邑士子又建祠于墓下公為文清健警敏專以志氣為尚雖連篇累牘得意放筆若已經意者然平生所著述不知其幾千篇而兵燹之餘散軼殆盡惟詩賦表散文若干篇及航海錄斥和疏西征北行日記存焉耳其一句一字固非忠義之發而至如瀋陽踏青日一律人到今傳誦而至有墮淚者云皆別錄而藏于家公享年五十有二公前娶綾城具氏正郎坤源女以萬曆丁亥十一月初二日生甲寅十一月初九日卒享年二十八卜葬于揚州豐壤縣乾川

里花踰谷午坐子向之原有一男一女後娶陽川許氏郡守寔女以萬曆丁酉三月二十四日生丁丑正月二十五日卒于江華享年四十一懿行淑德貞順孝慈出於天性而愛育前室子猶已所出及遭賊變竟至自決其貞烈之操早已著矣有一男二女男長晬元娶縣監李獲女無后而俱歿於江都次晬寅遇害而夭嗣子應元直長郡守鄭昌徵士人尹世鳴郡守沈益善其婿也應元娶士人沈光瀛女有一男四女男禹錫娶縣監尹以宣女女長適進士許玠生一男一女次適金弘載生一

女次適鄭相吉生一女次幼鄭昌徽有一男四女
男齊賢尚淑徽公主封寅平尉蚤夭有一男台一
娶都事李光夏女女長適佐郎李世白有一男四
女女長適權尚明生一男次適洪德普餘幼次適
任鎮元早歿無后次適李文佐生一男次適李秀
實生一女尹世鳴有七男三女男長以衡娶士人
尹相甲女生二女次以任娶士人申羽宣女生二
男次以道娶士人任坦之女生一女女長適沈昌
老生一男次適李叙道餘幼沈益善有三男四女
男長廷耆娶宗室海原君健女生一男次廷老娶

判官黃震者女生一女次廷耆娶弼善韓鎮女女
長適叅奉李泳生一男二女次適黃夏民次適趙
泰采餘幼內外曾玄孫並五十餘人

墓碣銘 并序

大明崇禎九年丙子金虜僭號挾蒙古以來要我
共尊之為帝時花浦洪公諱翼漢字伯升以掌令
上疏曰金汗僭帝義州府尹李浚能以天無二日
攘而却之臣不覺曲踊巨踊者三百臣自墮地之
初只聞 大明天子而已自虜稱帝之後寧有魯
連之死不忍使斯言污我耳孔也我國雖僻在海

隅素以禮義聞天下 列聖世修藩職恪且勒矣
今若奉虜服事縱延晷刻之命其於 祖宗何天
下何廟堂高枕熟睡視君父之受侮若吳越人之
尋常然則非虜人之自帝乃廟堂之使之帝也伏
願戮其使而取其書奏聞 天朝因以責虜背約
僭號之罪則我之說益伸而勢益張矣 上答曰
嘉爾為國之誠斬使事似為太早徐觀所為而處
之公又見主和宰相面叱之甚嚴其十二月金虜
大舉入寇時平壤缺庶尹主和諸宰以公嘗言虜
不足平今可試矣遂差下迫遣之公走就家奉所

後母李夫人及家累安頓于江都由海道艱關萬
死卒至平壤時賊兵充斥遂保寶山小城召集兵
民激以義氣公晝夜乘郵矢以效死其忠憤之意
時見於吟詠之間時 行在事急以斥和人應虜
索公為首 朝廷謂虜曰洪某在平壤當自任所
執送丁丑二月十二日道臣以 諭旨繫公送虜
營時公猶未食監押官邊大中不肯解縛令食適
殷山縣監李舜民來見慰諭且請於大中公亦曰
我非畏死逃命者公纔食即發至義州則府尹林
慶業迎謂曰生扶大義死光竹帛真男子事也資

送甚備至通遠堡有四胡至曰我汗之家人也見
公飢饋以物曰公有何罪終必不殺矣未至瀋陽
觀者挾路或曰此義士也 大明天子知之寧不
聳動嘉尚迭相慰勉之既至汗置之別館使其禮
官設宴朝夕供奉亦甚設禮官曰此不敢不食公
却之曰此非禮之食也汗使問曰汝何故入來曰
吾以斥和臺諫被執而來耳又曰斥和者豈止汝
一人乎公笑曰吾豈畏死而妄引他人耶諫嚇不
已公謂龍骨大曰去年汝使我國也請斬汝頭者
是我也龍胡亦笑而去一日公方食忽聞汗盛陳

兵備將親訊之公食訖謂從行蒼頭曰我今日死
矣俄而縛公兩手而去列卒傳呼不令履地公步
履益從容自如蒼頭恐虜益怒亦從傍促之公曰
到此地頭寧復懼恟汗見公庭立屹然命解縛曰
何不跪時羣胡皆起以觀公曰此膝豈可屈於汝
乎汗曰汝何背約而斥和乎公曰爾既與我國約
爲兄弟而反欲稱帝臣我背約之責在我乎在爾
乎汗辭塞良久口汝既首議斥和則我軍之出何
不迎擊反爲我擒乎公曰我之所執者大義而已
成敗存亡非所論也且使我國臣民皆如我志則

爾之殲滅不難矣卽解衣裸體曰速副我剛蓋虜
刑也因索筆書之曰 大明朝鮮罔縲臣洪翼漢
斥和事意歷歷可陳而語音不相慣曉當以文墨
控白夫四海之內皆可爲兄弟而天下無兩父之
子矣 朝鮮本以禮義相尚諫臣惟以直截爲風
故上年春適受言責之任聞爾國將渝盟稱帝心
以爲若果渝盟則是悖兄弟也若果稱帝則是二
天子也門庭之內寧有悖兄弟哉覆載之間寧有
二天子哉况爾國之於 朝鮮新有交鄰之約而
先背之 大明之於 朝鮮舊有字小之恩而深

結之則忘深結之大恩守先背之空約於理甚不
近於事甚不當故首建此議欲守禮義者是臣職
耳豈有他哉但臣子分義當盡忠孝而已上有
君親俱不得扶護而全安之今 王世子大君皆
爲俘老母存沒亦不知良由一疏之浪陳以致家
國之禍敗揆諸忠孝之道掃地蔑蔑矣自寃乃罪
可殺罔赦雖萬被誅戮實所甘心血一鬻鼓魂去
飛天歸遊故國快哉快哉此外更無所言惟願速
死速死汗使華人譯而聽之曰難矣哉此人也仍
出公斥和疏曰吾不可爲皇帝耶公曰汝乃 天

朝叛賊何得爲帝耶汗大怒亟使刑殺二胡取公而去實是年三月初五日公聰明秀發剛果正直孝友之性限於天得平居辭氣激印無所撓屈每見古人取義成仁必慨然企慕焉公南陽人始祖先幸高麗金吾衛尉別將本朝左贊成淑監司叙疇縣監磴進士以成公之高曾祖及考也進士娶安東金琳女以萬曆丙戌十一月二十二日生公伯父校尉諱大成取以子之後金氏卒於染癘公千里奔往則家人皆已出次抱持不欲入哭公不聽曰豈忍計我死生遂入而哭擗絕而復甦者數

至於淚成血而目幾喪事其所後克盡誠心苟有悅其意者無不爲也嘗受業於月沙李公廷龜月沙稱之曰異日必爲偉人也乙卯捷司馬辛酉中詣 聖及第諸權倖拔去 仁祖幸公州設庭試公爲之魁歷典籍監察司書正言兵曹正佐郎外任則高山察訪高靈扶安縣監也先是元帥姜弘立投虜丁卯導虜入寇媾成虜以弘立歸公正言時極論其罪請誅之其居家立朝行義論議類如此丁丑江都之陷公後夫人許氏及子晬元與其妻李氏皆死焉晬寅未詳存沒蓋許氏遇賊不屈

粹元以身翼殺鋒刃亂下粹元先死許氏投水李氏自刎公不及知故北行時有家書眷眷於孝親奉先之道在瀋陽繼文山有吟嘯諸作士林傳誦莫不流涕 上命有司月廩其家 孝廟朝 贈公都承旨而惟許氏及粹元夫婦未蒙旌典惜哉章甫立祠于平澤以祀公我 顯宗大王嘗語及公及吳達濟尹集之死有言三人於名之所在不能自抑而然矣 上曰不然彼三人者皆踐其言而死不可謂為名也嗚呼 聖學之高明可謂度越千古矣公繼後子應元蒙 恩官至直長公前

娶正郎具坤源女粹元及高陽郡守鄭昌徵妻其出也許氏郡守寔女粹寅及士人尹世鳴載寧郡守沈益善妻其出也應元以公及許氏衣履葬于平澤縣西鯨井里巽坐乾向之原具氏墓在揚州豐壤乾川里午坐子向之原應元男禹錫三女適許玠全弘載鄭相吉餘幼高陽一男四女男齊賢高淑徽公主封寅平尉尹世鳴七男三女男以衡以任以道餘幼載寧三男四女男廷耆廷老廷耆內外曾玄搃五十餘人嗚呼我東自設師以來禮義素明至于麗李圖隱先生倡以道學至于本朝

又駸駸乎洛建之風矣以故三綱五常之典家傳
而人誦然至于臨大節而不可奪能以一身撐柱
乎數百年綱常則未有若公之彰明較著者也况
許夫人及李婦死於夫晬元死於親與公並立為
三綱之重此尤可見公化範之懿也其廡頌立懦
之風固將千百世而不衰也嗚呼偉哉銘曰 日
月之昭乎山岳之萃乎其孰與之高明乎夫惟花
浦公之節乎

大圭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兼領 經筵

朱時烈撰

墓表陰記

外王考洪公諱翼漢字伯升南陽人號花浦又曰
雲翁萬曆丙戌十一月廿二日壬子生乙卯中司
馬甲子魁文科丙子以掌令疏斥金汗僭號丁丑
三月初五日被害於虜庭繼妣陽川許氏亦以是
年正月廿五日遇賊投水而沒後癸巳用衣履合
葬于平澤縣西鯨井里公考諱大成墓左抱乾原
朝廷屢贈至冢宰謚忠正旌許氏官嗣子應元事
載國乘及尤齋先生所撰碣文三學二傳前配綾
城具氏一男一女男晬元為許氏孝沒無后女適

郡守鄭昌徵許妣一男二女男晬寅未冠而夭女適士人尹世鳴先妣最季歸吾嚴君沈諱益善官府使嗚呼先妣稚年罹禍沒身含疚嘗語及父母輒簌簌泣下又以墓儀之不備為至痛以壬戌終今八年也不肖等怠慢不愆尚未能奉承遺志已已廷者適守溫陽郡遂伐石以樹泣血以記云

傳

洪翼漢南陽人字伯升自少聰明秀發孝友忠信每讀史見死節義者則必色動而心慕焉光海辛酉中謁聖科時非權勢家子弟則不得與選主試

者竟拔去公亦夷然也 仁廟甲子 上幸公州設廷試公為壯元例受典籍以監察充奏請使書狀請 當宁誥命冕服主事者沮遏事幾不諧竟得準請而歸實公周旋之力也臺諫以微事論削一行人官職 上以其涉海竣事悉命還叙公由是由侍從出為高靈縣監丁卯姜弘立導虜犯境公領縣兵晨夜赴難則 朝廷已與虜講和虜輟歸因留弘立于我矣公為正言請治弘立降虜反噬之罪丙子春拜掌令時虜遣使求議借號事公上疏其略曰臣日接義州府尹李浚狀啓卽金汗

稱帝事也。後能以天無二日等語。壞却之。臣不覺
曲踊巨踊者三百。而益知我朝禮義名分炳炳
不昧。猶使操弓武夫。能知自守。而抗勵不撓。若是
凜凜。况於聖上廟堂。諸臣豈下於一武弁哉。臣
有墮地之初。只聞有大明天子耳。今此虜言。美
為而至。我向者賊臣引寇。猝至乘輿播越。乞和
為好。雖出於不得已。而苟於其時。先梟弘立之首
使我堂堂大義。昭揭如日星。則戎狄雖豺狼。豈無
感聳欽豔我禮義之為美乎。計不出此。唯以得弘
立為幸。而倚以為安危之機。彼其欲左衽我。臣妾

我者。實由是耳。臣自聞僭帝之說。膽欲裂而氣欲
短。寧為魯連之死。而不忍使其言污耳也。我國雖
僻在海隅。素以禮義聞於天下。天下稱之以小中
華。而列聖相承。世修藩職。事大一心。恪且勤矣。
今以奉虜偷安。縱得畧刻之淹。其於祖宗何。天下
後世何。且聞胡差所帶者。半是新附之西獠。夫西
獠之於我。既無交聘之禮。則奚有僨接之道。推而
不受可也。而入境有日。訖無廟堂之一言。臣未知
其處廟堂者何人也。既已恬嬉於平昔。而今此朝
夕禍迫之日。猶且晏然不動。其視君父之受侮。不

翅吳越人之尋常然則虜人之侮我實是廟堂之所召也嗚呼事已急矣凡有血氣者莫不扼腕顫膽而元戎開坐於山陵聖明淵默而深居寂無一事之規畫臣不識其所以然也臣竊觀虜人之意不過矜張誇耀迫脅強驅耳渠苟欲稱天子莅大位唯當自帝其國號令其俗何必稟問於我哉所以渝盟開釁嚇籍我者將以稱於天下曰朝鮮尊我為天子矣殿下何面目立於天下乎臣請亟執其使責其背約僭號而戮之以明示禮義之大隣國之道然後函其首并其書奏聞于

皇朝則義益伸而氣益張矣如其不然以臣言為妄則請先斬臣頭以謝虜人焉臣恐使君父受辱而苟生我噫臣雖孱弱猶思乘一障而隕身於虜鋒矣環東土數千里寧無一人義士哉即今兩西人民懲創往日而切齒齟心矢不與此賊俱生是誠激義鼓勇因風吹火之秋也可強可弱者在於斯其存其亡者在於斯惟殿下速下哀痛之教檄召八方之士躬御六轡面諭大義其為殿下之臣子者孰不踴躍後先爭效死綏之忠哉上批曰深嘉爾為國之誠斬使事以為太早徐觀

所爲而處之未晚也時太學生亦上疏請斬虜使
虜使懼而遁去中外汹汹崔完城鳴吉力主和議
議遣小譯以探虜情其實更欲通和也公又以大
義面斥鳴吉鳴吉深啣之十二月十三日虜警猝
至時平壤缺庶尹鳴吉謂體察使金瑩曰斥和以
致虜者洪翼漢也今西路之任於此其誰遂除授
促行人多來吊而公略無幾微色曰殉國死敵素
心也聞者嗟嘆十四日肅謝促發則虜騎已迫西
郊矣遂奉母夫人安泊于江華之磨尼山由喬桐
西走任所穿過賊屯二十餘日始達五壤之寶山

城則城中聞元帥金自黥敗人心汹汹一時潰散
公遂發文招集曰日於寇深之初本府以空官衆
無所統偏被兵禍至於將官衙兵同時離散實非
背公形勢固然矣子遺殘氓顛沛何處撫念至此
憇惻何極今則當職來莅本府其各率父母妻子
劃卽來赴務相完聚且聞帥府軍兵逸散還家云
身既犯律決難容貸惟改心易慮以圖自新或覘
賊形勢或躡後追擊或乘夜斫營或折馘執俘期
樹將來之績永贖已往之罪我言不誣其各勉旃
於是人心稍振士氣思奮爭相還集公悉心籌策

夜以繼日守備之具略備卒得保其城賊初上
將幸江都自南門回 駕入南漢山城圍急賊要
斥和臣以甘心鳴吉遂與廟堂議以公及尹公集
吳公達濟應副語在尹吳二公傳丁丑二月十二
日夜平安都事田闢以 諭旨指揮令甌山縣令
邊大中執公于平壤豆里島縛送賊酋營時公未
及食乞解縛食食而大中不許殷山縣監李舜民
來見慰之公曰 國事至此螻蟻孱命不足論也
但我豈是畏死者况 君命其敢逃乎而束縛至
此乎李舜民勉諭大中整緩其縛而進食夜二更

渡江而西晨夜疾行五日到義州府尹林慶業或
云出逆公於一舍外迎公入坐曰明公此行真男
子事也生既能扶大義死可以光竹帛復何所恨
公曰由我一疏禍敗此極死不足惜尚論其餘但
願亟往無使 君命稽滯也慶業問公行資有無
辦治甚具或云且解其裘以衣之遂使彌串僉使
張超押送之至通遠堡有胡四人來問繫來之由
具道其故胡曰我是汗之家人也仍解橐出食物
以饋之日遠來想必飢乏公有何罪到藩陽汗放
還矣二十五日始到藩陽公於道上目擊我人俘

虜繹屬不勝悲憤及見橐駝背上載我國御寶
不覺痛泣焉既至華人之胡服者爭來堵立莫不
嗟嘆曰真忠臣也若使大明皇帝知之寧不聳
動男兒至此死亦有光迭相來慰二十八日汗使
囚公于別館令其博士官來設宴厨人亦盛設朝
夕之具以進曰皇帝所賜不可不食公曰吾只有
一死而已此豈可食乎皆終始不受胡將龍骨打
至所館使舌人傳言曰汝何故入來公曰吾以斥
和首倡被執而來龍胡曰汝國朝臣甚多斥和者
豈獨汝一人乎公笑曰吾豈畏死而諉他人者哉

龍胡再三詰之曰汝外必有他人勿諱直告也公
曰去年春汝之使我國也請斬汝頭者獨吾一人
龍胡亦笑而去三月初五日公聞汗盛陳兵威將
引以入公方食顏色自若盡食如常顧謂從行蒼
頭曰汗必將屈辱我我則不屈今日我必死矣俄
而列卒傳呼甚急焉至門外則繫公兩手督迫之
公步履愈益安舒蒼頭恐其激怒亦從旁促之公
笑曰男兒到此當從容就死豈可蒼黃失措乎及
至庭下屹然特立羣胡皆起立聳觀汗使解其縛
謂曰汝何不跪而倨傲若是公曰此膝豈可屈於

汝乎汗曰汝何先背盟約而斥和使兩國成讐乎
公曰爾與我國既約為兄弟而反欲稱帝臣我背
約之失其在汝乎其在我乎汗辭塞良久曰汝既
首斥和約則其志必欲殲滅我類矣大軍之出何
不迎擊反為我所擒乎公曰我之所執者只大義
而已成敗存亡不預論也若使我國臣民一如我
志則爾國之亡已無日矣即解衣投地裸裎而言
曰聞爾國刑殺必以鬻鬻云何不速行鬻鬻乎仍
索紙筆書曰 大明朝鮮國繆臣洪翼漢斥和事
意歷歷可陳而語音不相慣曉當以文墨控白焉

夫四海之內皆可為兄弟而天下無兩父之子矣
朝鮮本以禮義相尚諫臣唯以直截為風故上年
春適受言責之任聞爾國將渝盟稱帝心以為若
果渝盟則是悖兄弟也若果稱帝則是二天子也
門庭之內寧有悖兄弟哉覆載之間寧有二天子
哉况爾國之於 朝鮮新有交隣之約而先背之
大明之於 朝鮮舊有字小之恩而深結之則忘
深結之大恩守先背之空約於理甚不近於事甚
不當故首建此議欲守禮義者是臣職耳豈有他
哉但臣子分義當盡忠孝而已上有 君親俱不

得扶護而全安之今王世子大君皆為俘老母
存沒亦不知良由一疏之浪陳以致家國之禍敗
揆諸忠孝之道掃地蔑蔑矣自究乃罪可殺同赦
雖萬被誅戮實所甘心血一鬻鼓塊去飛天歸遊
故國快哉快哉此外更無所言唯願速死汗使漢
人譯而聽之顧謂左右曰難矣哉此人也仍出公
斥和疏以示曰吾豈不可為皇帝耶公曰汝乃
天朝叛賊寧可為皇帝也汗大怒遂令二胡挾執
兩腋而去二胡乃其國刑殺人者執公蒼頭拘之
別所其後只以鞍馬衣食之物付譯人金汝亮並

其蒼頭還之蓋公抗虜之書即張超所傳而來者
公之蒼頭被拘以前終始隨公目擊而歸言之亦
以公日記而來華人之慕公義者多為我人說其
事如此云初江都之敗公長子晬元奉公大夫人
及公繼室許氏自磨尼山轉向喬桐纜到浦口虜
騎猝迫許氏被執拒賊不辱鋒刃亂下晬元輒以
身翼蔽之晬元既死而許氏自投水晬元妻李氏
亦自刎於晬元傍實丁丑正月二十五日也前一
日公次子晬寅已遇賊死於磨尼山矣唯大夫人
與公二女以老稚得免焉然公皆不及知行到宣

川寄二子書眷眷於家屬之存沒又戒之曰汝等
勿以我爲念惟侍老親與汝母終自保護無絕先
祀 朝廷月給大夫人廩料終其身並及其二女
孝考初特命錄用其子孫復 贈公承旨始公之
死 昭顯世子命以尺帛招魂而送之公竟無子
繼後子應元以公衣履葬于平澤縣西鯨井里先
妣許氏祔焉傍近章甫建祠墓下而俎豆之公性
至孝喪考血泣三年事母務悅其心飲酒能多而
以母之不悅也在親側未嘗醜顏焉爲文清健警
敏氣格奇逸其一言一句罔非忠義之所發也平

生著述甚多而盡失於江都之變繫瀋陽適值三
月三日有詩曰陽坡細草拆新胎孤鳥樊籠意轉
哀荆俗踏青心外事錦城浮白夢中來風翻夜石
陰山動雪入春澌月窟開飢渴僅能聊縷命百年
今日淚盈腮士林皆傳誦流涕公生于丙戌十一
月二十二日死時年五十二
孝考朝筵臣金始振啓曰洪翼漢尹集吳達濟三
人節義宜有褒贈以樹風聲而當初則迫於疑懼
矣今歲月浸久保無他憂矣 上卽命施行於是
贈公都承旨

或云庚辰朝家以計密通 皇朝虜人覺之執崔
鳴吉以去鳴吉有詩曰我雖不殺三學士中夜思
之心自驚天道由來好回換白頭今日又西行崔
若於此時見殺則庶可少贖其罪而竟至無蟋豈
天意於彼此之間要有所抑揚者耶

謹按春秋之義列國之臣尊尚京師自稱陪臣
蓋分定也天經地義民彝之大者有違則禽獸
也我 太祖立國 高皇帝命為朝鮮以為東
藩 本朝世守侯度誠心恪謹 太宗皇帝嘗
曰 朝鮮國王愛我邦及至壬辰倭變 宗社

為墟 神宗皇帝舉天下兵力以存之則凡此
東徧草木昆虫無非 帝德攸洎也丁丑事迫
於不得已然萬折必東之心則未嘗已也而至
我 孝宗大王則聖志尤卓然如日月之皎然
矣彼三臣者能以死明其心天經地義民彝賴
而不墜而 孝考崇報之典更無遺憾豈不盛
哉或者謂今日無地可讀春秋蓋不知有三學
士也今 上戊申嘗御熙政堂問三臣事於筵
臣吏曹參判閔鼎重具本末以對左議政許積
以為喜事釣名之人鼎重曰其時虜人敢讐

天朝始建偽號則彼三臣者安得不痛斥乎
上曰事係天朝大義當如是况終能殺身踐
言不可謂釣名也大哉此真聖人之言也上
又曰其時洪太始謂三臣如何建祠以祀則何
如領議政鄭太和曰恐煩聽聞也鼎重曰若建
白士林則不可禁也上然之又有進士李重
明者上疏乞立神宗皇帝廟上下其事朝
議不一故卒不行然上意則以為是故即官
其人愚嘗謂此議早晚有成我孝考當配侑
而彼三臣者亦宜從享廟庭也又按尹學士

祖父龍陽公進其元府使公發俱徇節死洪學
士婦與二子及子婦俱遇虜不辱潔已而死尹
之義有所受而洪之義有所授豈非我列聖
及皇上培養之致哉同時如金清陰鄭桐溪
諸公亦同有春秋大義哉黃祭知一皓亦見殺
於虜其子璉年甚少常泣血號天嘗以洪公遺
迹示余請為序蓋以其父之禍大略相類也未
幾黃生奄忽而逝余哽膺之心愈久而不能已
也今清州牧使南公九萬來謂余曰吳學士乃
吾姑夫也吾先君嘗褒集其事實為一通欲請

於作者以立傳今吾姑惇然含恤祈見此事之
成故並以三公事爲托旋聞南公姑下世余前
後孤人之意深矣是將爲沒身之恨矣亟取筆
書之而名曰三學士傳死者有知將不恨其早
晚之有間也嗚呼讀此而無涕者真所謂無人
心者也然春秋之義爲今所諱言者久矣南公
兩世非今世之士矣可尚也哉又竊念我東禮
義素明當時立懂之人甚多如江都則自仙源
金相國以下十許人其他所在委命表著者不
可勝數且如潔身不污以守其志者如尹公宣

舉諸賢事雖不同而同歸於一致皆不可遺也
此不須別立傳記只收其行狀碑誌以附於此
編之後則其義該矣余老且病未暇於此有志
之士尚有以成之也崇禎辛亥七月日恩津宋

時烈書

辛酉正月三十日召對入侍時侍講官趙持謙所
啓臣有區區所懷敢此仰達頃日領府事宋時烈
入侍時既以圃隱鄭夢周子孫特爲廩養事有所
定奪此甚盛德事也雖在前代忠賢之裔猶加錄
恤况於近時忠節三臣豈可無追恤之典乎曾在

丙子之亂彼人索我當初斥和之臣 朝廷知其
必死而不得已以洪尹吳等三臣出送矣 上曰
洪尹吳等 仁祖賜酒而送之矣持謙曰出送時
仁祖揮淚賜酒而諭之曰爾等父母妻子予當撫
恤矣其時事尚可忍言三臣被執入北之後彼人
凶秘故我國不審其沒於何地其後 朝廷憐惻
并官其遺孤而義人之後常多無祿三家子弟皆
天札陵替貧窮無依殊甚矜惻小臣久在鄉曲未
知其存者幾許而三臣忠烈卓卓如此宜有別樣
追恤之舉令該曹訪問其子孫並為收錄若其年

幼不堪從仕者則亦依鄭夢周子孫例一體廩養
實合於 聖朝崇節之道矣叅贊官李師命曰趙
持謙之言誠是三臣子孫不可不收恤矣 上曰
褒獎節義非但哀其身沒而已乃所以樹風聲以
勸將來也洪翼漢等三人嘗危急之秋秉義徇節
往就死地如赴樂土竟至殞命異域而且不知沒
於何所尤可矜惻言于該曹收錄其子孫食物亦
為題給可也

叅贊官李師命所啓臣於三臣事亦有所欲陳達
者自古國家變亂之後亦有忠烈祠建置之舉矣

三臣等實為千古之所矜惻而國家享祀之典尚
今闕焉豈非國家之欠典乎今若特建祠宇并列
俎豆使後世知國有如此大節之人則亦於 聖
朝有光矣特謙曰臣亦欲仰請此事久矣祠宇必
須立於山城矣 上曰亦令該曹議大臣稟處
癸亥五月大臣備局堂上引見時禮曹判書南二
星所 啓頃因副提學趙持謙所 啓故掌令洪
翼漢妻與子死節江都事有令該曹訪問其時事
迹之 命矣臣未及廣為聞見而得見洪翼漢墓
道文字則乃奉朝賀宋時烈之所撰也當江都陷

沒時洪翼漢後妻許氏遇賊不屈鋒刃亂下前妻
子晬元以身翼殺許氏晬元先死許氏投水死晬
元妻李氏見其姑與夫之死亦為自刎而死云此
文字可為徵信故敢達矣領議政金壽恒曰臣亦
緊聞此事而未得其詳矣今聞南二星之言此是
記實文字且異於他人所撰以此可以斷定矣洪
翼漢為國扶大義至於殺身而忠孝義烈皆萃於
一門特為旌表似當矣 上曰三人並旌表可也
丙寅六月十三日引見時左議政南九萬所 啓
仁祖朝丁丑年洪翼漢尹集吳達濟死於潘中國

家可以有辭於天下後世者賴有此三人守正而死國家宜有推獎之典而其時忌諱不即舉行孝宗朝始贈堂上職矣臣頃見政府署經謚狀則主簿宋時榮以死於江都追贈右叅贊且賜謚以殺身言之則雖無異同若論其樹立則三學士遠出於時榮之上而只贈堂上職實是久典且聞翼漢之孫禹錫以前叅奉遭喪終制後更不收用迫於貧窶賣食京第流離下鄉令該曹收錄以示褒勸之道似可矣 上曰大臣所達誠是此三人正二品贈職特為賜謚洪翼漢之孫分付該曹即令

收用可也又所 啓三 朝家既已收錄而血 將未免餓死之患此 教其死何如 上曰 丙寅七月十三日引見時 丑斥和三臣 贈謚事 命下 有他議謚之舉似當同為議定而三臣家謚狀方未呈到自前雖有因特 教無狀議謚者不可每援為例今番則不得為之當待謚狀之來到矣此意敢達 上曰其謚狀不易成出耶李順命曰三

家俱不無子孫而或在外方或零替僅存裒集言
行為家狀而後可以托之於人撰狀以呈其勢
未易矣 上曰此則異於他人無狀議謚何如守
領議政金壽恒曰先正臣李滉之無狀議謚 宣
祖大王有持難之教臣則自前亦以無狀而議為
未安矣但三臣則國家之所褒贈只在死事一款
則雖無謚狀可以議謚且具狀以請有煩耳目今
姑無狀議謚亦一道矣 上曰大臣之言誠然雖
無謚狀今速議謚可也 贈謚忠正 忠以正服
正人曰

甲戌正月二十六日延謚于孫禹錫昌平縣任
所吏曹正郎李宇謙傳 命執事王果縣監南
宅夏同福縣監黃爾章

戊辰二月二十九日南漢行在所引見入侍時領
議政南九萬所啓自 上臨御此地諸處戰亡之
人皆有賜祭之 命其憫忠之意至矣三學士中
尹集吳達濟二人自此城出送則與死於此地者
何異以此曾因筵臣 啓請有立祠此地之命而
因年凶尚今不得舉行云雖曰年凶此祠營立所
費物力不至重大使之從速舉行何如 上曰分

付該曹及本府使之從速舉行可也

二月二十六日自上展謁驪州寧陵二十九日
還到南漢登西將臺大臣及近侍本府留守引
見時有是 命留守李世白即為營立祠宇于
城內厥後因國恤不即奉安癸酉三月十五日
始得奉安

乙酉七月日禮曹判書尹世紀回 啓觀此錦山
幼學言景祖上疏內辭緣則歷舉洪翼漢尹集吳
達濟為國殺身之節尊周攘夷之意至引斥和之
疏語罵賊之供辭中朝營祠親祭等事縷縷陳請

遣重臣別樣致祭於三臣為白乎旆加其所贈之
職追贈大匡為白乎旆旋其門閭以盡獎勵之方
亦為白有卧乎所三臣扶萬古之綱常立尊攘之
大節炳炳在耳目誠如疏內辭緣其所樹立不可
與一節之士比而同之是白去乙所贈之職止於
二品與循例褒贈者無異則其在崇獎節義之道
實有歉然是白乎旆至於遣重臣別樣致祭事段
當此 聖上設壇親祀之日從享之儀雖不可舉
別遣禮官為文致祭恐不可已 是白乎旆表旌門
閭事段當初蓋因忌諱不即舉行是白乎喻尚未

旋問果是久典所當依疏辭施行是白乎矣上項
數款事俱係恩典臣曹不敢擅便 上裁何如
啓依 允特贈議政為良如教

顯節祠賜額祭文

祠號藝文館大提學李敏
叙撰定以進落 點下

哀我三賢並挺一世聯芳臺省勵操蓋挂上人英
猷爭天勁節孤城風雨倉卒事迫生投虎口命輕
鴻毛乾坤慘裂日月晦韜時之罔極天胡忍斯龍
顏有淚鶴野無涯白鴈不來孤塊何處雲愁沮江
月黑麻渡地分東西義無彼此立祠遺堞于以合
祀一間棟宇萬古風聲清儀若接憤氣如生念惟

忠烈實世罕觀所避之慘亦古未有温兒夢裡歸
思可憐柴市帶間遺贄誰傳愴昔傷今欲語則咽
靈方來些永享芬苾

知製

教趙持謙製進

啓下後趙公長逝而
仍用於癸酉奉安時

顯節祠祭物陳設圖式

禮部通志卷之三十一

脯籩 棗燭

稷 栗 爵

黍 榛 爵 香盒

神位 牲 幣 爵

梁簋 韭 爵 香爐

稻 芹 爵

藍 菁 燭

稻米九升青梁米九升黍米九升稷米九升脯
十五條形鹽六升生栗六升大棗六升牛鹽五
斤十兩生鮮九尾芹菹六升菁菹六升清酒三

瓶幣帛二十四尺猪一口炭三升黃燭三雙一

隻籠燭九柄筆墨各一香一封法油五合三位

祭物元會穀會減器品與江都忠烈祠同每

於春秋仲月中丁齋任率諸生設行享禮而

儀節與書院同香祝自本府備送

壯巖書院奉安祭文

慶尚道榮川郡即先生胎鄉本郡士人張

璜張摺等率童甫三百餘人創建書院于

郡南七里許溪邊巖巖村辛未四月初四
日並享三先生

禮部通志高卷之三十一 三十七

天降生民土無二王斯或有干哲人其傷皇綱昔
類西藩披猖使价來朝要我同盟佞臣迎合多士
盈庭惟我洪尹爰暨吳公天地經義扶以貞忠曰
彼盟歡在義當絕皇恩久戴侯度世述謂此可和
其頭可截討罪之嚴秋霜凜冽尊周之意衆星拱
極同聲增氣冕旒動色庶以周旋不愆于終孰謂
降奴偷生啓戎執為兵端末矢我陵鄙夫幸蒙和
議復逞誤我戰守玩寇以佞奕奕南漢遥遥孤壘
威愆澹澹忠文奮武黜我怠我執我求隣 宗社
汚穢宇宙腥膻主辱臣俘飄搖拘繫利誘威怵謂

志可奪不義不屈我守彌烈先王在天自靖以獻
徇身義大鼎鑊不見森然絕筆留寫正氣終始一
心俯仰無愧慷慨致命從容取義百世聞風疇不
興起登城撫跡有感宸衷命列祀典訓義勸忠惟
此榮鄉忠正素梓凜然遺風親切仰止有儼廟貌
以妥英靈三賢致一茲芬宜並寰宇久腥精應列
星歸遊故國昔公遺章茲焉揭虔如在洋洋秉彜
同得孰無此良有不感發人而卉裳

前縣監
張盡製

褒義祠賜額祭文

忠清道平澤縣即先生素梓之鄉本縣士

人金德率傍近章甫建祠于墓下某年某月某日並享三先生敬後本縣儒生許稿

上疏請額蒙

允

刊賜藝文是學金德進

維歲次甲申四月庚午朔二十八日丁酉 國王

遣臣禮曹正郎都承夏諭祭于故掌令洪翼漢副
校理吳達濟校理尹集之靈於赫我朝培植士氣
臨危受命世多殉義曷若三臣烈烈尤卓昔在丙
子天地芬濁稽山至痛白登深耻霜雪賀賀薺麥
誰是獨扶倫綱隻手撐傾尊周大義昭揭日星胡
銓抗童力排和議魯連斥秦蹈海誓死春秋一統

賴以維持宇宙棟樑亘古罔虧平生素守至死靡
他身歿讐庭氣作山河柴市忠魂異世同科貞松
歲寒砥柱頹波純劉正氣賦與惟均節義成三垂
耀千春 聖祖泣訣 寧考詢迹生前異數身後
殊渥屬予嗣服景慕益切風聲遐遠祀典尚闕士
論不泯規所俎豆于晉湖縣聿創新宇地是棗梓
享并苾芬若睢陽廟巡遠與雲嘻茲時世是何日
月澗灘前甲又屆今日天時雖復碩果無徵緬想
毅魄予感采增肆宣恩額替頒洞酌不昧者存尚

庶歆格

知製 教李 東彥製 進

旋間加贈祭文

維歲次乙酉十月辛卯朔初十日庚子 國王遣
臣禮曹正郎李熊徵諭祭于故掌令洪翼漢之靈
天地正氣鍾以為人危亂之際抗義殉身克全賦
與用扶彞倫粵惟丙丁邦運否屯驕胡僭逆危機
日臻稽山一盟計出苟安慷慨惟卿瀝血叫閭誠
切宗周耻深帝秦要穢虜价痛尔柄臣凜凜其義
烈烈其言逮夫寇迫佩符西垣挺身拜命間道艱
關灑泣馳檄獎率士民一隅孤堞終獲保完狂羸
鳴齊信國拘燕刀戟鉤頸處之夷然巡齒已碎蘇

節益堅臨刑一語素守是全惟尹暨吳遂成三仁
區脫噴舌遠通聳聞 天王感賞祀事躬親名垂
身後禮隆生前春秋大義日星高懸撐柱宇宙輝
暎千年肆惟 列聖褒卹斯勤惠養老孤甄錄後
昆迨予嗣服瞻言寤歎易名增秩哀榮備文建宇
宣額侑以豆蓬懋樹風聲少慰幽寃天星再周歲
丁涸灘我心西悲爰設崇壇 帝德敢忘 先志
是遵猶水朝海若星拱辰倘靈有知應感重泉念
卿忠義蓋根乎天矧泛仙槎周樂曾觀尊王一心
炳炳愈丹得正而斃成就卓焉婦子盡節儘有所

傳網常萬古賴以維纏有赫其光終不可護章甫
嚮慕尺牘載陳感悼采深豐報寧慳何以贈之上
相其官曷不璀璨忠臣之門幽塗改照遺裔啣恩
回瞻赤縣滿目腥塵撫今念昔子愴若新魂兮歸
來尚歆必芬知製 希全 興慶製 希全 進

平壤祠宇

平安道平壤即先生丙子亂初補外之地
自任所承 命直赴瀋陽殉節之故府中
多士咸取物力營立祠宇丁亥四月日奉
安廟在府西大同江下流北邊

忠烈碑

紫川院丘今為順興東面串川里即先生
胎鄉邑中多士慕義立碑癸亥八月初十
日立

有明朝鮮國學士洪公翼漢忠烈碑

旌問

忠臣 贈大直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
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
子師行通訓大夫司憲府掌令兼春秋館編修官
贈謚忠正公洪異漢之門

烈文 贈大廷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
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
子師行通訓大夫司憲府掌令兼春秋館編修官
贈謚忠正公洪翼漢妻 贈貞敬夫人陽川許氏
之門

孝子學生洪晬元之門

烈女學生洪晬元妻孺人韓山李氏之門

處士洪公墓表文

嗚呼此處士洪晬元建初及其配李氏墓也建初
性孝其考花浦公諱翼漢嘗病癱甚殆建初吮且

嘗糞年廿七崇禎丁丑正月虜陷江都廿五日繼
母許氏遇賊不屈遂自刃交如建初以身翼蔽而
死之李氏亦自剄于其傍嗚呼花浦公大節既與
白日爭光而今其家孝烈又如此花浦公可謂有
妻有子而李氏宜為建初妻矣夫禽獸亦有感於
所畜者矧以天叙之懿而化於門庭者耶然而旋
典不及焉惜哉建初母具氏李氏父獲意俱不死
矣况建初之系乎故不著後三十七年甲寅九月
日思津宋時烈述

慶尚道高靈郡 先生視篆之地隣近士

人李命欽朴始淳尹譔來李志完及本縣
鄭載松金世鉉鄭重煥李東杓諸人已丑
月日經始 院宇于縣東飛鳳山下

花浦先生遺稿附錄卷之五終

花浦先生北行錄遺筆

丁丑年二月十二夜因有 告丙子意都
月田關合觀山觀令息天中概繫我于
平壤豆里島送所金河慈心總角上幸然
身如小如星子別不食中步此意氣舒得
大中亦聽俄有殷山多魚李壽民流行來
至難甚至全日 國子至此播傳殆角不足
於也但我如至此豈自以死況有 君為
逐逐多德氣緩我縛使食登途為民目寇

論釋禁食死夜以重渡江之西之勝晨務
日馬因也進遂休種于之受

十三平服此制之歡終了不食馬之馳後
李平之肅川界民舍休馬勢驍

十四了務修起程應時必安而防似而交李
遂以爲行也此已言了在勢也及移閑

于爲何府尹林等之案物留奉府申李程
運員全量夫中押至交付于宣川府矣

送系于午後自安何齊以雨雪大危判友若

自可進送米食菘果終了一到松川郡安
坪雪蓋甚其夜黑甚矣途中大吹暴風人家
多無勢驍

十五了務初鳴也齊り事人翁向氣り月
歸由再三嘆嗟然仍我控務由松江了お渡
冰腹平服馳入嘉山郡守李坦自乞中
來被馬也賜馳力乞中目已百暑矣務馬
後在生凌漢城旅人當乞中矣以人來向
島中月送者不統目送馳夜中入凌漢

城

十有八號自凌漢城馳入宜川為山
 城是六年如家村後必多公家道于
 李府開德之驛馬者馳足祀李府到嘉
 州白馬山據古所呈江文告平部由來
 十有八號府中林李業德令所如開
 城運載入產回國至此去有可立此台
 此有真男子也生免我秋大業死可也
 完竹白巾此飛石可新銀金若白由我

疏國下大謬也極於死因之是此因
 孫運生母矣 吳南聖佛在事可我之愛
 不名我勇若多辨法似差打去人彌事合
 及張運身萬里流川人禪坐金蓮之
 彌事鎮人護之軍高卓三孝嗣封三多
 如人土其白去真吳若傷生善安妙彌事
 鎮人淨寂林居此本出源人以住多如
 馬安祥名善白士善教女子我尼金中并
 十二人甲午後齊程出宿于幕野回城

中擇以賜賜南卷了越越多行宿斗建
堡

二子了宿川珠鏡

二子了宿旧查系為葛掛里表為西國

二子了宿河河堡 無幾子女馬

完具

二子了午到到廣成自此信信以後於
儒功凡九了程教人教教下物在信而絕
川見一素驗有清飲上聖書為院院空家

美多愛也信是信不己傳人真曉平之素
按本論之已即強強上必是華人為何難
按居在真難為平人之矣華人在我
信界間乎所以執信信曰真忠信也為
文之如天子知一寧不從身動後勸牙兒
至此死如有光中眼在真忠信必送我居
勉之如道志信日仲 在教方其行以
常來來目之也中女業多問一子也以此
書對也安安為一子也云然或曰也也也

初學了雪下終日陰霾

花浦先生北行錄終

高 時元 玉 遺筆

江寧神探云名氣家
身生犯因松多月仙先
勿以我力五物令
毋多与汝匪汝能人至

多矣我徒翻兮自
言川向家如必然如
具

丁丑三月十六日父

况多而 淫之族狀

洪 雲 宅

興 日

近甚差消息汝事實

保之但切此言地已至回朔
因多可說也時子由至艱
危者使以具集乃以稱
帝一恐知我百端而多

弟亦勝捷然抗跡岳庶身
長亦榮之云多矣以知新方
伯之云然子昆為美適因何
便思數多此推

下池澤上林

西子三月初四——金弟翼漢

疏子及人云拉玄不得意
上弟物後便寄上

汝弟

上之而多矣

下多子能不力有但亦

園城烏多以云竟如若于亦及

間字情子涉切決氣能也

兄多志以出氣及于亦殊此

長多子弟之是也弟一學以亦

多也如維立場等之說亦又

多已此分何有有教之且身
 姓在疎拙稍多機仍但知有
 能匠角令後科取生堂台老
 松也弟之在生一乃而一
 兄之弟之知也其以治之也
 為本活於弟身就可憐之也
 於心率人所為多已來矣弟
 以此撰序之多已來之弟之弟

外曾 孫鄭弘濟敬撰

花浦先生遺稿卷之五終

淮江各處港汊部家皆能取

二元

右邊多似志秀乃其與各處志秀
如如港江及枯如內港溪翁林
等園止之似分以系湖山良桑新
廣於摩尼有德龍寺自右寺志在
下空洞口表裡參差以志之志
子以占考唯烟秀名石而已願書

此間草卷蓬門之使無者為
羅廷相壇之及無者為雲確空
轉之使無者為并窺香厨不可使
無者如冷雲漱余之形者不可有
持月批風之所者不可有之於時高種
茶之形心不可有之於時高種
不可有之於山背鳳樓火之老思
有參鷲戴石之限正拉久功坡

多被日月收挽以次者之有條
然也夫入翁妙道百年生法可謂
得之通之豈當巨長法必如神方若
子世空之...
其家...
我身...
俗子...
遠息則...
為...
為...
為...

卷之三

池原身嶠降丹峯身家者矣山皇力
及赫然老身洞塊心歇我以此者
能免深助復身角烈得踏自之
蹟以馮凌放於從好觀移像一
游為允

行下向教乞事

堂上 玄辰

崇祿四年九月

題辭

摩尼南麓乃是禁伐人必無爭抹月
批風之所又非人人所占當占者主
之而但恐桂林旅瞻慈有日矣

堂上

江華留寺

沮溺之耦耕呂望之釣日未知呈何像

而蹟何印歟肥遯雲林與物無爭深有望於主人翁

庭廳

三

花浦先生遺稿卷之五終

花浦先生集跋

名花浦洪忠正公遺州若干
編尤庵宋先生所為序而其
嗣孫禹錫叙九之所入梓也
古者劉國之臣稱於天子曰
陪臣陪之為言重也陪臣之

花浦先生遺稿跋

於天子固有君臣之分而視
王朝之臣則有間其以陪臣
之疎遠而為天子守義誠傳
記之所未聞也惟公大節在
或擬之澹庵而余謂為澹菴
易而公則難況其不幸又何

可同日語哉夫宋之於金也
有不共一天之讐故當時嬖
孽亦以為不可媾若我丙子
事謀國者謂虜雖悖於中
朝我不宜挑衅而公乃以義
無二帝抗廟議而極言之則

公之所為已不翅難矣澹菴
雖聖此流遷猶得生還亦公
則時宰假手彼虜亦甘心嘻
其慚矣公雖不幸亦然其所
成就之巍卓炳煥踰於澹菴
其書示虜庭者辭嚴義正蹈

白刃而其操不少撓于以明
天大一統之義於天下後世
此其功烈豈二十五年胡馬不
南之所可方者哉且澹菴豈
非親北面立宋朝者乎此公
之所以尤難也公之正氣固

在斥和之疏就死之夜而其
詩之間虜僭號示書幘者已
有蹈海之志寶山城諸位又
皆激烈懇惻可見其為忠孝
所感發未知誠齋所稱澹菴
嶺海詩亦如是否也噫公所

言與所遭既前古所罕而其
所樹立又無與比則凡有秉
彝者所以憫其禍尚其節而
貴重其文字當如何哉昔朱
夫子序戊午讜議闡揚其義
使至今與人可目於澹庵而

花浦遺稿 四
猶如此今以宋先生之遵晦
翁瀆門而發揮公遺文靡有
餘憾則吾知斯編之傳將與
天壤俱敝也不佞又安敢嘗
喙於其後哉而抑余王父亦
嘗上章請斬虜使終又臨難

殉美其事有與公相類余故
慕公之深而亦叙九之所以
要余識卷尾也茲書其所感
者以復于叙九

崇禎甲申後六十六年仲春
下泮光山金鎮圭謹書

不須遺補足 五

--	--	--	--	--	--	--



